



现代俄语中的独词语句

曾 婷◎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复旦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现代俄语中的独词语句

曾 婷◎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俄语中的独词语句/曾婷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309-10075-4

I. 现… II. 曾… III. 俄语-句法-研究 IV. H35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5508 号

现代俄语中的独词语句

曾 婷 著

责任编辑/唐 敏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5.5 字数 150 千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075-4/H · 2167

定价: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俄语独词语句与句子的关系	8
1.1 研究综述	8
1.1.1 句子说	8
1.1.2 非句子说	11
1.1.3 模糊说	14
1.2 句子的定义和特征	16
1.3 独词语句的特征	19
1.4 独词语句与句子的比较	22
1.4.1 结构组织角度	22
1.4.2 语义组织角度	27
1.4.3 交际组织角度	29
1.5 本章小结	30
第二章 俄语独词语句的句法地位	32
2.1 研究综述	32
2.2 言语语句的概念	37
2.3 独词语句的句法地位	42
2.4 独词语句在口语中高频使用的原因	49
2.5 本章小结	60

第三章	俄语独词语句的类型	61
3.1	研究综述	61
3.2	争议问题	65
3.2.1	言语礼节词与独词语句	68
3.2.2	“呼格句”与独词语句	71
3.2.3	拟声词与独词语句	72
3.3	独词语句的传统研究范围	73
3.4	感叹词和“感叹句”	81
3.5	独词语句的类型	87
3.5.1	肯定/否定独词语句	88
3.5.2	情感-评价独词语句	102
3.5.3	祈使独词语句	109
3.5.4	疑问独词语句	112
3.5.5	充当话语标记的独词语句	116
3.6	本章小结	118
第四章	俄语独词语句的功能	119
4.1	研究综述	119
4.2	影响独词语句功能的因素	120
4.2.1	语境	123
4.2.2	副语言手段	128
4.2.2.1	语调	129
4.2.2.2	其他手段	131
4.3	俄语独词语句的功能	132
4.3.1	表情功能	133
4.3.2	语义功能	135
4.3.3	语用功能	136
4.3.3.1	反应语	137
4.3.3.2	话轮开始	139
4.3.3.3	话轮结束	140
4.3.3.4	话轮转换	141

4.3.3.5	话轮延缓	141
4.3.3.6	话轮繁化	143
4.3.3.7	话题衔接	144
4.3.3.8	话题转换	145
4.3.4	信息功能	146
4.3.4.1	信息短缺标记	146
4.3.4.2	信息修正标记	146
4.3.4.3	信息补充标记	147
4.3.5	人际调节功能	148
4.4	本章小结	150
结束语		151
主要术语对照表		154
参考文献		157
后记		169

绪 论

关于传统语法中俄语独词语句的论述很多,很多文章和专著都会提到它们。

由于不同学者在研究角度与观点方面的差异,该语言现象先后获得大量术语名称:“слова-предложения”,“нечленим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 нерасчленим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предложение нерасчленимой структуры”,“некодифицированны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коммуникаты”,“коммуникативы”,“коммуникемы”,“эквиваленты предложения”,“релятивы”等。对上述术语,学界比较趋向采用“独词句”(слова-предложения)的提法。在本书中,我们根据这类言语单位的本质特征,尝试使用术语“独词语句”(слова-высказывания)予以称谓。

关于俄语独词语句的研究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Ф. И. Буслаев (1844: 41) 在《论国语教学》(«О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языка»)中提到表示肯定意义的 Да 和表示否定意义的 Нет,并将 Да 和 Нет 看作不完全句。

继 Буслаев 之后,学界开始关注俄语独词语句现象,但对其进行比较系统的且作为独立语言现象的研究还是从20世纪开始的,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为俄语独词语句研究的起始阶段。这一时期的语言研究者主要是从词法学的角度对独词语句的某些组成内容进行较为零碎的研究。

А. М. Пешковский (1914: 351) 在论述“句子之外的词和词组”时,将语气词和感叹词组成的独词语句从句子当中分离出来。他认为,“句子是思维的表达,因此句中的每一个词都应当能够表达我们思维的一部分,无论是独立的部分(句子的实词成分),还是非独立的

部分(句子的虚词成分)。但是,在语言中,还有一些语音和语音组合完全不表达思维,仅仅表达情感。它们不能组成任何句子成分(独立或非独立的成分),只能充当附属成分伴随我们的言语。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将它们与同样主要用于表达情感的语调、节奏变化、手势和面部表情相提并论……尽管这些词有时会被穿插在句子当中,但它们……不是句子的一部分,也不与句子产生任何关系。”Пешковский(1914: 354)将 да, нет, конечно, слава богу, ей богу, чорт(чёрт) возьми 等独词语句同 вероятно, наверное, очевидно, положим, предположим, допустим, кажется, помнится, думается, разумеется, по-видимому, чай, знать, может быть 等词汇单位一并归入“用于表达作者对某一思维的态度,如信任与否,满意与否,是否想要实现它等的插入词和词组”中。

在之后的著作中,А. М. Пешковский(1928: 464)又将包括感叹词、插入词和词组在内的语言现象统称为“既不构成句子,也不构成句子成分的词和词组”。

Р. И. Аванесов 和 В. Н. Сидоров(1945: 231)在其合著的《俄语标准语语法纲要》(«Очерк грамматики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一书中正式提出“独词句”(слова-предложения)这个术语,但作者仍是将它们放在“词法”一章中“词类之外的词”一节里进行论述。作者指出,“被归入词类之中的词都能充当一定的语法角色,其中一部分词(独立的词)能够充当句子成分,另一部分词(虚词)则能够表达句中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或表示一定的补充意义(语气词)。但是,除了这些词以外,俄语中还有一些特殊的词,它们不能充当句子的组成部分,因此被定义为词类之外的词。”作者将“词类之外的词”分成两类,其中一类就是独词语句,包括表示肯定意义的 да、表示否定意义的 нет 以及感叹词。

直至 20 世纪中叶,不少学者(如 Д. С. Светлышев, Р. П. Рогожникова, Е. А. Стародумова, К. Э. Штайн, А. Бартошевич)仍从词法角度出发,将独词语句看作与某些词类(副词、连词等)相接近的一类词。

第二个阶段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为俄语独词语句研究

的发展阶段。这段时期,随着俄语口语学研究的兴起,语言学家开始重视独词语句这类特殊的言语现象,并将它逐渐由词法学转为句法学研究对象。

В. С. Федосеева(1950: 16)在对“да”的功能-句法特征进行单独论述时,反驳了 А. М. Пешковский 将独词语句看作“句子之外的词和词组”的观点。他将 да 称作“对等句”(эквивалент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并指出,“да 不单纯是词语,还是句子,是独词句,是具有情态特征的、形式精炼的特殊非句法结构口语句”。在 да 的句法地位问题上,他赞同 Ф. И. Буслаев 的观点,将 да 归入不完全句。

苏联科学院 54 年《俄语语法》(«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1954: 79)在句法一章中单独对独词语句进行了论述。作者使用术语“独词句”指称这类语言单位,并将它们放入句子的结构类型之一——单部句中进行研究。

В. Ф. Киприянов(1961: 61)将 54 年《俄语语法》对独词语句问题的研究称为“在俄语语法史上迈出的极其显著的一步”,原因有两点,第一,它“正式将‘独词句’看作独立的句法结构类型,从而成功地从词法学研究过渡到句法学研究”,“正确指出这类句子结构不仅可以由感叹词组成,还可以由其他小品词构成”;第二,它“指出了这一句子类型在其他句子结构类型中的地位”,“从而将‘独词句’正式纳入俄语句子结构类型的总体系中”。

但是,在 54 年《俄语语法》中,作者在独词语句的句法地位上仍然表现出矛盾的一面:作者指出独词语句的句法成分不可切分,是“不具有也不能切分出任何句子成分——主要成分和次要成分——的特殊句子类型”,却同时将它们纳入单部句的类型体系中。然而,单部句既有主要成分,也可以被次要成分扩展。

继 54 年《俄语语法》之后,语言研究者(Е. Б. Кротевич 1954, Ф. А. Аронова 1957, Е. А. Назикова 1960, В. Ф. Киприянов 1961, И. О. Степанян 1961, В. В. Бабайцева 1962, Н. С. Валгина и др. 1962, Е. М. Галкина-Федорук 1964, Н. Ю. Шведова 1970, Г. В. Валимова 1971, А. М. Ломов 1971, Д. Э. Розенталь 1976, 周春祥、王昭 1983, 王德孝 1989)开始关注俄语独词语句这一特殊的结构类型,大量相关

论述不断涌现。

在句法研究的主流趋势下,也有学者同时从词法和句法角度出发,对独词语句进行界定和研究。例如,В. Ф. Киприянов(1975: 85)既从词法角度对独词语句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际词”(коммуникативы)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将它们看作用于表达完整思维的、形式上不变化的一类特殊实词,其中包括由一个词组成的“交际词”(слова-коммуникативы),如 ау, бис, стоп, цыц, ша 等以及由成语结构组成的“交际词”(фразеологизмы-коммуникативы),如 вон оно что! вот так да! вот те на! еще что! ну и ну! ой ли? 等,又同时将它们放入简单句进行考察,将它们看作简单句的特殊结构类型,并称之为“不可切分句”(нечленим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就研究角度而言,这一时期,语言学界对俄语独词语句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其进行简单的分类或单纯的形式-结构描写与分析等方面。

第三个阶段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转型阶段。

从 20 世纪 70—80 年代开始,语言学者开始超越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传统视野,将研究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语言中“人的因素”,即“所研究的对象不只是孤立的语言单位及其相互关系,而是把研究范围扩展到语言中所有与人的因素相关的问题:言语行为的参与者(主体-讲话人和客体-听话人)、话语环境和时间等”(杜桂枝 2002: 38),进而推动了语用学的产生和发展。

受到语言研究整体发展趋势的影响,俄语独词语句的研究者们逐渐开始从静态结构特征向动态外部联系的研究方向转变。一些学者从语用学的角度出发,尝试对这一特殊的言语现象进行不同层面的动态研究,比如,从与具体言语行为相关联的交际(语用)意义的表达角度,即“人们是如何使用语言”的角度,集中研究这类语句被使用的语用条件(Т. М. Николаева 1996, Р. Ратмайер 1997 等),或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人的因素”在语言环境和言语交际环境中的作用,以及具体语境对独词语句语用意义的影响(Д. Э. Розенталь 1984, Г. В. Дагуров 1988, В. Ю. Меликян 1999 等)。

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某一语用要素的讨论,而对

于独词语句这一特殊言语单位在言语交际中的现实意义与功能并未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也未结合认知、语义、语用等新兴学科元素对其进行多维研究,因而未能就这一特殊的言语单位形成一个完整的图景。

在探索新的研究方向的同时,我们发现,关于俄语独词语句本身,还存在很多尚具争议、未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例如,独词语句的界定,独词语句的句法地位,独词语句的类型,独词语句与单独使用的拟声词、感叹词、言语礼节词以及呼语、“呼格句”之间的关系,等等。如果我们连这些最本质最根本的问题都未解决,就一味地追求该语言现象与新兴学科的结合或呼吁新型研究角度的出现,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此外,尽管很多语法书都提及独词语句,但基本只是一笔带过,或在不同章节进行零星论述,所占篇幅都极为有限(如简明俄语语法 1976,周春祥、王昭 1983,И. П. Распопов и А. М. Ломов 1984,肖连河 2004 等)。一部分语法书甚至完全没有独词语句的介绍(如 А. Г. Руднев 1963, 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В. И. Максимов 2003,刘晓波等 1982,吴贻翼 1988,张家骅 2006 等)。

在谈到俄语独词语句研究不充分的原因时,Г. В. Дагуров(1988: 77)这样写道:由于独词语句不具有词法形式和某一具体意义的组织手段,也没有词汇和句法形式的变化,因此在传统的语言句法学中,通常不研究这类现象。

21 世纪以来,在大量新兴语言现象不断涌现的大背景下,俄语独词语句的研究更是逐渐成为一个冷门课题,无论在俄语教学还是学术研究中都不为重视。

张会森教授(2011: 35)论及俄语语法研究的现状和问题时,曾中肯地写道,“……就是按传统的范畴来研究,俄语语法里还有很多尚未彻底解决的,有争议、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俄语语法还没有研究好,已取得的理论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暴露出自己的不足,许多问题尚未触及或很好解决,所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多年来我们所持的似乎没有问题的观点也大有问题。一些老语法课题也并没有研究透。”

鉴于俄语传统语法中的独词语句仍然存在一系列有争议的或研究不充分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一特殊的言语现象进行更加清晰的梳理和更为深入的研究。

本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俄语独词语句与句子的关系,俄语独词语句的句法地位,俄语独词语句的类型和俄语独词语句在口语中的功能。其中还将讨论独词语句在口语中出现和高频使用的原因,独词语句与言语礼节词、“呼格句”、拟声词的关系,传统语法中的感叹词和“感叹句”等问题。

本书主要运用文献综述法(历时与共时相结合)、归纳法和统计法等研究方法。研究不仅涉及语法学、语义学、口语学等传统学科,还将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等当今语言学理论体系中的新元素融合其中,旨在以各学科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在探讨与俄语独词语句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基础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初步构建起该语句的句法体系。

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为国内外正式出版的各种相关书籍、学刊杂志、会议论文和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资料库的历年学术论文。文中的例句主要选自 А. Чехов, А. М. Горький,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К. Паустовский, В. Овечкин, Н. Гоголь, Б. Лавренев, М. Шолохов, Л. Толстой, Ф.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Б. Васильев 等语言大师的重要作品以及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рп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http://ruscorpora.ru>) 的例句库。

本书由四章组成,分别是:第一章,俄语独词语句与句子的关系;第二章,俄语独词语句的句法地位;第三章,俄语独词语句的类型;第四章,俄语独词语句在口语中的功能。

在第一章中,我们对语言学界关于独词语句与句子关系的不同观点、代表人物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介绍,并通过对独词语句与句子在形式、语义和交际组织等方面基本特征的比较和分析,提出我们的观点。

第二章首先对不同学者就独词语句句法地位问题的分歧和代表观点进行了梳理,并通过论述言语语句的概念以及“规范性”的概念和内容,确立了独词语句在言语体系中的句法地位。本章还讨论了

这类言语单位在口语中出现和高频使用的原因。

第三章介绍了不同学者在独词语句的类型认定问题上的差异,论述了言语礼节词、“呼格句”(有的语言学者也称为“呼语句”)、拟声词与独词语句的关系。在不可切分性和不可扩展性的特征基础上,对独词语句组成单位的传统观点进行了全新的审视与理性的批判,并对感叹词和传统语法中的“感叹句”的界定和范围提出了本书的观点。最后详细论述了独词语句的五种类型:肯定/否定独词语句,情感-评价独词语句,祈使独词语句,疑问独词语句,充当话语标记的独词语句。

第四章详细论述了俄语独词语句在对话中的功能。在对话中,独词语句具有表情功能、语义功能、语用功能、信息功能和人际调节功能等五大功能。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

1) 本书是中国俄语界对独词语句的研究历史、界定、句法地位、类型、功能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首次尝试,从而丰富了俄语句法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也会对我国的俄语教学有所帮助。

2) 本书对不少学者就独词语句在界定、句法地位、类型和功能等方面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并通过比较分析法、归纳法、统计法等研究方法,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结论。

3) 本书对组成传统“独词句”的词汇单位进行了区分和整理。在保留能被句子成分扩展的真正的规范独词句的同时,将那些不能被扩展的词汇单位,即独词语句从传统“独词句”类别中区分出来。

第一章 俄语独词语句与句子的关系

1.1 研究综述

俄语独词语句主要用于表达说话人对交谈内容及客观情境的情感、态度和意愿,是主观情态意义的重要表达手段之一。从对独词语句的研究历史来看,几乎所有语言学家都把它看作一种独立的语言单位并从不同的角度(词法、句法和功能角度)对其进行界定。然而,在语言学界,对俄语独词语句的界定问题至今仍未达成相对一致的共识。这是由于语言学者对其划分标准的不同以及独词语句自身的复杂性造成的。

关于传统语法中独词语句的界定问题,语言学界大致可分出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独词语句是一种句子类型和独词语句不属于句子的范畴,而是一类非句子的特殊交际单位。

1.1.1 句子说

这类观点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并广泛沿用于各类教科书、文章和专著中。这类观点的支持者通常使用的术语为“独词句”(слова-предложения)或“不可切分句”(нечленим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我们通过术语中“предложения”一词的使用,便可知支持者们鲜明的倾向性。

支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将独词语句归入不同的句子类型,即认为它们是各种各样的句子。这类观点的支持者主要有:Ф. А. Аронова (1957), Е. А. Назикова (1960), В. Ф. Киприянов (1961), И. О. Степанян (1961), В. В. Бабайцева (1962), Н. С. Валгина и др.

(1962), Е. М. Галкина-Федорук (1964), А. М. Ломов (1971), Д. Э. Розенталь (1976), В. Ю. Меликян (1999), 周春祥、王昭 (1983), 王德孝 (1989), 童宪刚 (1990), 张会森 (2002) 等。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1954) 指出, 俄语中存在着一类句子, 其功能在于表达肯定、否定和同意或在表述之前表达主要的表情-情态性评价。这类句子建立在表示肯定的词 *Да* 或表示否定的词 *Нет*、具有情态色彩的词和语气词 (*Разве? Едва ли! Может быть! Конечно! Вероятно! и т. п.*)、感叹词的基础上, 这就是独词句。

Ф. А. Аронова (1957: 117)、И. О. Степанян (1961)、Д. Э. Розенталь (1976: 395) 和张会森 (2002: 616) 都将“独词句”界定为用一个词或固定词语组合所表达的句子, 其本身不可再分解出单独的成分, 通常用于对话, 起交际作用。

В. Ю. Меликян (1999: 9) 将“独词句”称作“非称名不可切分句” (*нечле-нимые неноминативн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认为它们是具有句子特征的非述谓句法交际单位, 通常是一个词或词的组合, 语法上不可切分, 整体表达一定的非概念语义内容, 是对不同客观现象的反应, 充当一定的表情功能。

童宪刚 (1990: 271) 和 Н. С. Валгина (2000: 191) 都将“独词句”看作由一个词或一个完整的 (不可分解的) 词组构成的句子, 它们通常表达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赞同或不赞同、请求进行某一行为或者表达对前一句所指内容的态度与情感。

В. В. Бабайцева (1962: 34) 和 Е. И. Диброва (2006: 311) 分别指出, “独词句”是用语气词、情态词和感叹词组成的结构上不可切分的语句, 是简单句的特殊类型。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者中, 尽管 Е. М. Галкина-Федорук (1964: 438) 认同“独词语句是一种句子类型”这一论点, 却对“独词句”这个术语名称提出异议: “某些语法著作 (如 54 年俄语语法) 用术语‘独词句’指称由一个词或不可分割的词组所构成的句子。该术语实际上无法揭示这类句子的语义-句法属性。它仅仅只是一个纯数量上的定义——‘由一个词组成的句子’”。

而对于术语名称“不可切分句”, 我们也要提出这样的疑问: 它

与术语“独词句”之间是否真的存在完全对等、可相互任意替换的关系呢?

В. Ю. Меликян(1999: 9)在其专著《交际语的地位和功能问题: 语言和言语》(« Проблема статуса и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коммуникем: язык и речь »)中同时提到术语“нечленим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和“коммуникемы”,并将 нечленим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具有概念(称名)意义的不可切分句”和“具有非概念(非称名)意义的不可切分句”。作者指出,前者具有一定的句法模式和概念意义,可以被扩展,在篇章中与其他语句紧密搭配,如“Еще бы + (не) + V”等,而后者则是具有一定句子特征的非述谓句法交际单位,被单独称作“коммуникемы”或“нечленимые неноминативн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它们是一个词或词的组合,语法上不可切分,表达的是非概念语义内容。通过 В. Ю. Меликян 的论述,我们可知,作者笔下的第二种基本类型,即 коммуникемы 才是传统语法中所提到的 слова-предложения,而在作者的观点中,нечленим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和 слова-предложения 之间实际上已经成为种属关系,而非对等关系。

李勤、孟庆和(2006: 442)也在论著《俄语语法学》中指出,“俄语中绝大多数的简单句都是可以切分的,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句子从句法构造的角度来看是不能切分的,这类句子就称为不可切分句”。作者将“不可切分句”的特征描述为“由一个词或一个固定词组构成,无论在句法组织方面,还是在语义或交际方面,都不能再切分成更小的句法成素或句子成分”。我们认为,就作者对“不可切分句”的界定和描述而言,“不可切分句”这个术语的概念和范围也应当大于“独词句”,它们之间同样应当是一种包孕关系,而非对等关系。比如说,像 Что правда то правда 等一类“公式化”的结构,它们的结构也非常稳定,不需要再组合,也不能进行切分(有人试图把它们看成是带有主语从句的主从复合句,这是讲不通的)。它们是所谓的“静态结构”,同时又在范畴和词汇上受到限制(动词基本上不用)。它们的形式很像一种复合句,实则简单句,整个结构表示一个完整的情态意义——充分肯定(刘骧 1980: 98)。诸如这样的结构是否也可归入

нечленим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之中呢?

1.1.2 非句子说

关于俄语独词语句界定问题的另一种观点是,独词语句不属于句子的范畴,它们是一类非句子的特殊交际单位。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Е. Б. Кротеви́ч (1954), Н. Ю. Шведова (1970), Г. В. Валимова (1971), О. Б. Сиротинина (1983), Е. А. Земская (1987), Г. В. Дагуров (1988) 等。然而,这类观点的支持者并未就这一特殊的言语现象给出一个统一的术语。

А. М. Пешковский (1928: 471) 将它们称作“既不构成句子,也不构成句子成分的词和词组”(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не образующие ни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ни их частей),并指出,“认为这些单独的词和词组是句子,哪怕是不完全句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它们只是一些语音单位,而非语法单位。当我们用«Да»回答«Приехал ли он?»的提问时,我们此时所想到的绝非像在中学课本中经常碰到的«Да, он приехал»,而仅仅只是一个词«Да»,换句话说,我们此时并没有任何思维,因此并未产生任何句子:我们所要表达的只是对之前某一思维的肯定……”

Е. Б. Кротеви́ч (1954: 46) 将它们称为“句子等价体”(эквиваленты предложения),并明确指出“首先不能将感叹表达(人们通常将它们称作感叹句)……其次不能将由情态插入词所组成的语句(尤其是单词语句)归入句子的范畴……这些结构最合理的名称应当是‘句子等价体’”。

Г. В. Валимова 在《现代俄语中句子的功能类型》(«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е типы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1967: 133)一书中,提出了新的术语“反应语(релятив)”,并将它理解为“具有语境特征的言语交际单位,它们是对某种现象的反应,但这种反应并不借助于词的称名意义来表达”。与句子不同,这些反应词语“仅仅只能表达说话者的态度和行为,脱离上下文和语境将无法被理解,句法上不能切分,也不具有形式聚合体。它们和时间的相互关系只与语境相关,而与句法时无关。”尽管 В. Ю. Меликян (1999: 14) 认为,“这个术语没能